

自從李小龍的「唐山大兄」與「精武門」掀起了國片的又一次高潮後，港台兩地的大批龍虎武師便搖着「中國功夫」的旗幟，紛紛向炙手可熱的電影界進軍；拳打片因此風靡一時，霸佔了整個國片市場。幾年來，儘管導演和製片家挖空心思地努力在尋找出第二個「李小龍」來把持漸漸衰退的票房紀錄，可是太多太多的「打仔」出沒於數百部雷同的影片中，確實使觀眾大有應接不暇、眼花撩亂之勢。

二十多年來，中國電影除了過度的守成外，就是一再重複的互相抄襲；由「黃梅調」、「〇〇七」、「武俠片」乃至於今的拳打影片，大家一窩風的盲目生產和趕拍，不論影片素質如何，製片家們徹頭徹尾地採取「全面性的推銷政策」，直到觀眾厭倦，無錢可刮為止。

在這細數不盡的因襲和模仿的影片裡，我們猜不透為什麼國語影片能無止期地陶醉於「迷宮式的快感」中？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電影

從業人員竟然無法為中國電影拓出一條廣坦的大道來？這的確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今日國語影片的形式和走向，實是使人失望的；其中最大的癥結所在，就是它的題材和內容，幾乎完全全地與現實的社會脫節。武俠片或拳打片裡的人物，一天到晚除了打架、殺人之外，似乎就沒啥事好幹；文藝片的男女主角更是離譜太遠，不但毫無一點「人味」，而且常給予觀眾一種錯覺——所謂文藝片，就是由頭至尾愛的死去活來！

其實，電影最大的功能，就是它能反映現實；若能處處與觀眾息息相關，自然容易得到觀眾的青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義大利國內雖然處於一面廢墟當中，可是當時義國電影界的三位巨匠——狄西加、費里尼和安東尼奧尼，適時地發起了「寫實主義」的口號，以電影來反映當時義大利社會的混亂，並以此來揭發戰後人性的弱點。未久，義大利電影非但在其國內呈現一片蓬勃朝氣，進而更在世界影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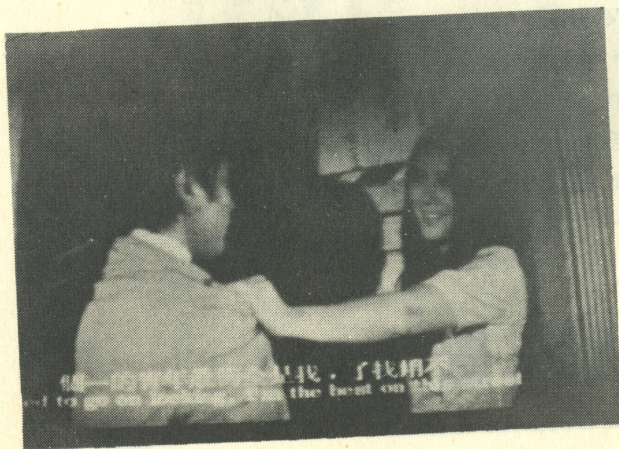
取得了一席之地。凡此均可說明電影是無法唱獨腳戲的，唯有和觀眾打成一片的作法，方是電影生存之道。

日前此間放映的「香港夜譚」（香港上映時的片名為「應召女郎」）確是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國語影片。導演不以拳頭為號召，而以病態香港社會中的應召女郎為主題，居然一舉打破三百五十萬港幣的票房紀錄！在港台一片「喊打」聲中，「香」片的賣座，在在地說明了「寫實路線」實是當前國語影片最有利的捷徑。

「香港夜譚」與編導技巧

「香港夜譚」所以於香江能膾炙人口，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在於編導的寫實手法。導演龍剛本為粵語片的大將，幾年前粵語片一蹶不振後，便轉入國語影圈中。其在台放映過的影

香港夜譚觀感



香港夜譚觀感

片計有「昨夜夢魂中」等數部。由龍剛所上映過的作品中，我們可發現龍剛的筆觸極為敏銳，反映於電影中的主調，當是現代人的虛偽和無知；此外龍剛的影片也十分着重地方色彩的表現，以及一些社會問題的渲染。在港台兩地有如過江之鱒的導演群中，龍剛確實是一位有創意和獨自風格的青年導演。

這一部「香港夜譚」是以五種類型的應召女郎為主幹，電影透過電視台記者（曾江飾演）所主持的「社會與你」揭開序幕；緊接着利用電視台記者的街頭訪問，以「跳接」(Cross Cutting)的技巧穿插著，逐一地將五位女主角不同的身份介紹出來。導演在經營這五個各自獨立的片段時，頗有雷霆萬鈞之力；龍剛首先以簡潔迅捷的手法，交代出五個角色的性格和背景，再以電視台的訪問段落，交叉地映現出五個應召女郎的生活情況。當影片進

行至金霏全家自殺、陳曼玲以剪刀刺死唐青時，全片達於最高潮，由此開始場面的景象立刻呈現了動盪不安。全片的佈局與進展，尚稱強韌而有勁，尤其是導演逐步地在場面上增添壓力，使觀眾逐漸地覺得沉重不堪，幾至有窒息的感覺，這是「香」片裡最值得稱道之處。

大抵說來，「香」片的結構是十分突出的。唯片中太複雜的角色和紛亂的進出場，相對地減低了原本劇情的衝激感和連貫性，這是本片美中不足的地方。此外，當影片快結束時，導演使電視台記者再度出現於銀幕上，然後義正詞嚴地告訴觀眾：「娼妓的存在是無可避免的，我們主張絕對不能以高壓的手段去壓抑它，但也不應鼓勵它的擴展。」這一段結尾是全片的最大敗筆，使得原來十足緊湊的情節，蒙上了一層說教性的陰影。

「香港夜譚」與編導意圖

龍剛拍攝這部「香港夜譚」的最大成就，就是他能藉著電影來對社會種種問題提出他對現實環境的另一種看法。正當「性」與「暴力」充斥於整個影業市場時，龍剛選擇了應召女郎為素材，就像掌握了一把真實的鏡子，他赤忱且懇切地要將這面鏡子，顯照給大家看看，讓大眾瞭解他的意旨。

妓女存在於這物質文明發達的社會中，固然有它醜惡的一面（如姜南所飾演壓榨無厭的鴇母，丁珮飾演浪蕩無羈的「公寓女郎」），可是也有它辛酸感人的一面（如金霏所飾演走投無路的「兼差妓女」、陳曼玲所飾演因失足而不可拔的「阻街女郎」）；治安機構雖千方百計地想撲滅它的存在，事實上這種自古以來即「其來有自」的行業（影片中曾詳細撰述於夏、商、周時期即有所謂「官娼」等名稱出現），實是無法加以制止的（導演別具匠心地在片尾加上「這是一個演不完的故事」）。



娼妓行為確為社會上人人所不恥的對象，然而娼妓應當加以刑罰嗎？導演對此不願作正面答覆，可是導演却很技巧地映現出一位上了年紀的私娼（王萊飾演）的「怨語」——「我每天就像機械般地過活，雖然天天收入都十分可觀，可是我總覺得，我多賺了一塊錢，就多死了一塊肉！混了幾十年下來，我一無所得，除了染黑的二頭白髮外，就只剩嘴裡的一副假牙和一身的梅毒！」此種逼真的寫照，或許是龍剛對於這群可悲的街角人群所能給予的憐憫和關照？

此外，導演更顯明的意圖，就是從各種不同社會地位的嫖客身上，藉著他們的行為和言論，予以最苛刻的諷刺。一位名滿港九的商業鉅子（唐菁飾演），表面上雖極力排斥娼妓的存在（反對娼妓，認為妓女是人類之恥、女人之恥），可是暗地裡却成天泡在妓院裡大享齊人之福！當他的兒子（鄧光榮飾演）宣佈將與一位模特兒（恬妮飾演）訂婚時，導演刻意地將場景安排於一座美侖美奐的大花園中；緊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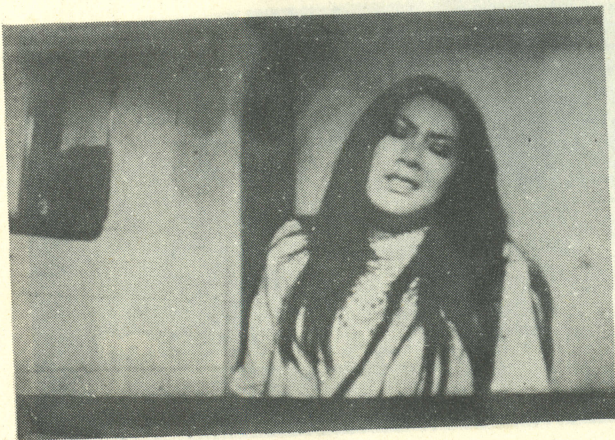


，全片深沉的內涵主旨，實是國片中難得一見的好片子。
「香港夜譚」的聯想

幾乎所有的國語影片，其所撰述的內容與一般人的生活都相去太遠。拳打片不談，在所謂「文藝片」的電影中，其劇情的進展更是荒謬不已。影片中的人物不但太完美化了，而且其舉止與生活方式完全是「異乎常人」！所以常有人主張，為什麼國語影片不去關心那些生活貧困的鑛工和攤販？或者是專開長途的卡車司機和度日如年的妓女？李行的「路」雖是描述一位勞工和他唸大學的兒子之間的故事，然而太形式化和說教性的劇情，使「路」片終歸失敗。白景瑞的「再見阿郎」是一部比較出色的電影，可是導演對於一個卡車司機和喜喪樂隊女指揮的生活情況，還是瞭解不夠深入，加

着一個個大亨和親屬驚訝表情的大特寫，氣氛的醞釀顯得靈巧且生動，原來這位未來的媳婦，竟然是身為父親的歡場情人！劇情於此急轉而下，然而龍剛所予的結局却稍嫌世故些，難道一位曾是娼妓的女人，就永無翻身的一日嗎？導演所給予五位應召女郎的下場也都是悲劇性的，如此或許是製造全片高潮的手段，可是觀眾對五位應召女郎的觀感却不見得與導演完全一致的。倘若在劇情進展間能加入點娼妓生活中較富人情味的一面，或許能使「香」片的內容更加紮實。另外由於劇中人物過份雜亂，演到最後，主角之一的李琳琳（飾演一位失足的大妹被逼為娼）居然毫無下落，這是導演的疏忽之處。

看完了這部取材自現實社會問題的國語影片後，那段強猛的衝力，確非一般「拳頭」與「枕頭」的「百萬影片」所可比擬。最重要的一點，它不是只表現出「性」的渲染能力（也許它的票房紀錄，部份是藉助於「性」的鏡頭），而是強調人們應對娼妓問題的「再認識」





以大不生活化的對白，使整個片子完全功虧一簣。李翰祥曾經拍過一部名叫「冬暖」的片子，這是一部值得喝采的國語影片。電影裡頭的人物十分簡單，男主角是一名退役的山東老鄉在街坊巷口擺麵攤，女主角則是個四處為居的小寡婦；導演以帶著十分親切感的筆調，娓娓道來兩位市井小民的邂逅和結合。其中對於人們離鄉背井的「鄉愁感」和「無助感」描述地十分中肯和感人，是一部極有人情味的電影。可惜這部影片後來被發現係抄襲自一部香港出品的匪片，實是遺憾。

看完了「香港夜譚」後，使我想及劉家昌導演的「串串風鈴響」，這也是一部描述妓女生涯的影片。「串」片的手法與「香港夜譚」十分相似，然而劉家昌的功力到底是嫩了一點，非但無法把握住影片裡的「運動性」(Movement)，而且整部影片的進行拖泥帶水，

內容膚淺且貧乏。「串」片是以三個妓女(分別由丁珮、唐寶雲和李湘飾演)為題材，導演特將三名不同性格的女人，安排於同一妓院中。影片開始時，亦以Cross-Cutting的手法進行，可是對於三個妓女的結局却採取「各自為政」的收場，使得全片呈現得支離破碎，而且原來尚差強人意的氣氛也整個分崩離析。

歌唱作曲家劉家昌的活躍於影壇，是十分令人矚目的。他在短短幾年的導演生涯裡，居然能推出數十部的影片應市(計有：「七滴眼淚」、「問白雲」、「有我就有你」、「只要為你活一天」、「往事只能回味」、「小雨」、「晚秋」、「串串風鈴響」、「雷風雨」、「雲飄飄」以及中影公司的「這一家」、「愛的天地」等)，這在一向崇尚老牌導演的國語影圈中，確實是前所未見的「奇事」！劉家昌的電影與墨守成規的國片導演作品是迥然不同的。總歸來說，劉家昌的電影有下面幾項特點：(1)畫面優美，不論是色彩與取景角度在

圖片中都是難得一見的。(2)歌曲悅耳且動聽，唯所填之詞尚嫌粗俗和低級。(3)劇情太多荒謬且膚淺。劉家昌在他的每一部影片中，似乎都有滿腹的「理想」想表現出來，無奈由於本身學識涵養不足，加以對電影瞭解不深，常使影片弄巧成拙。(4)菲林缺乏「運動性」，此點是劉家昌電影的致命傷。(5)喜歡編、導、演、作曲聚集於一身，尤其是其演出方面，最為人所詬病。

今日在台灣，當一名導演，尤如反掌之易；為什麼年輕的一代都不好好地進修充實自己，俟本身學識與經驗漸趨成熟時，方才放手來拍攝自己理想中的影片？中國人拍電影總是患有「急於表現」的老毛病，若是常常本着「想到就拍」的態度去拍攝電影，那麼就是幾十年後的中國電影，還是無法脫離現在的窠臼。

